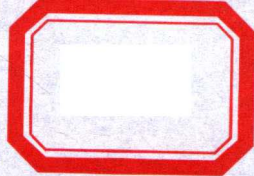




金 秋 (著)

丁香有梦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丁香有梦

金秋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香有梦 / 金秋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4.8

ISBN 978-7-5060-7617-3

I. ①丁…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61 号

丁香有梦

(DINGXIANG YOUMENG)

作 者: 金 秋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傅 愈

责任编辑: 姬 利 傅 愈

责任审校: 童 瑜

封面设计: 罗 洪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王莉莉 010-64258071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2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617-3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18117 64218115 6421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录

第一章	上官家族	1
第二章	父亲的战斗岁月	91
第三章	家族的荣辱与兴衰	183
第四章	命运	267

第一章

上官家族

1.

上个世纪末，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奶奶故去了。

百十来岁的奶奶肇淑芳在她最后的那段日子里，脑子时而清晰，时而糊涂。她每天佝偻着身子，微抿着嘴角，拄着拐棍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从西窗下走到北墙边，又从东边的五斗橱那里，走到大衣柜的旁边，好像走路是她唯一能做的而且是必须去做的事情。尽管她走得很慢，不时地还得扶住身边可以依靠的东西，但她却是很认真地走着。并且走着走着就会站住，回头看看沙发上的我们，然后没头没脑地问：“她哪儿去了呢？”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关注她的问话，认真地想问她找谁。后来渐渐地明白，她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我们曾经试图把她拽回到现实世界，多次打断她的问话，但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回忆像深渊一样令她无法自拔，也令我们无功而返。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一切都是徒劳，她的问话通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由于过于苍老，奶奶的眼睛浑浊得几乎分不清眼白和眼黑，但她问话时的眼神却是很凝重的，这样凝重的眼神，让你相信她确实是走失了一位亲人。那焦急的表情就像是刚刚弄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眼睛里满是找回的渴望。

渐渐地我们明白了，她嘴里找不见了的那个“她”，是在她的意识里存在着的。不是久远的那个年代里面的“她”，而让你感觉那个人像是从昨天才从她的生活中不见的，或者是刚刚走失的。

她是那样急切地想找到“她”。

她的这种神情，折磨着你的神经。然而，那一切都是虚无地存在，这又让你无所适从，不知道从何下手，既不知道怎么来规劝她，又不由得同情起她来。

当我们最终明白她嘴里的那个“她”是谁，就没人再理她这个话茬了。她见我们茫然地看着她，知道自己的问话永远没有答案，于是只好又把目光对准窗子，然后拉长自己的目光、再拉长，一直延伸向远方。仿佛那隔着玻璃窗子的远方，就是她那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依然还有她数不尽的思念与扯不断的牵挂……还有那个找不到了的“她”。

奶奶在那里望了一会儿，像是对着我们自言自语，而且还无限悲哀地说：“她要是早十年进咱们家，她就享了大福啦，她要是晚一年来咱们家，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可偏偏这个时候，四儿就回来了……”

她边说边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无限悲凉地把眼皮压下来，低低地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悄无声息地继续走着……

奶奶尽管脑袋时而清晰，时而糊涂，但我们知道，她嘴里的那个“她”，的确是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我们遥远的日子里曾经生活过，并且精彩过，“她”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传奇人生，让时代瞠目、令后人悲悯，也令奶奶此生都为之牵挂。“她”所经历的一切，自始至终都是奶奶心里解不开的心结。况且，这心结一结就是几十年哪！

父亲把奶奶接到城里的时候，她的身体很好，尽管那时候她已经

七十多岁了，但从她对衣着服饰的讲究和言谈举止的得体上，你很难看出她是来自乡下的老太太，尽管她的衣服不是街上流行的样式，发式也还普通，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出她一定生活在一个体面的人家，端庄而又典雅。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叫“范儿”——大家族里面的贵族“范儿”。

那时的奶奶常常给我们讲述她以往的生活，在她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了让她牵挂至今的那个人叫罗山红，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也是我的生身母亲，遗憾的是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

至于奶奶为什么对于上官家的一切都如过眼云烟，而唯独对一个儿媳这般牵挂，确实有点令人费解。

等我把一切谜团解开之后，我的心也是久久不能平静。的确，罗山红的始，或者是末，都有着不可复制的传奇性和悲剧性，她那不算太长的生命中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不是讲述一两个感人的故事就可以解释得了的，甚至让我对那个年代产生了好奇。

时光荏苒，当年的一切早已被荡涤在茫茫岁月和历史的长河中了。

虽然罗山红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于是，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个遥远的大东北，和那个曾经承载了整个上官家族几百年历史变迁的小镇——古楼镇。

对于上官家族的血统，我不敢抱有任何怀疑的态度，至少当爷爷把族谱打开的时候，指着上面那一个个光耀门楣的名字时，他脸上都会溢出一种极其幸福的表情，而这种陶醉竟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同，那些用狼毫写成的方块字里，上官家族的祖先们竟是一个个显赫一时的“人物”。然而我们更明白，爷爷或者是上官家族老辈人嘴里古楼镇的风光，只不过是上官家院子里面的风光，我知道，至少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上官家在古楼镇里是有这个荣耀的。

上官家族的老辈人常常捻着胡须，在高粱成熟和没熟之时，说起古楼镇的老话，老辈人会说：老老年儿（很久以前），古楼镇的上官族人爱在马脖子上挂上一串儿锒明瓦亮的铜铃和一顺儿大红缨子，挂在上官

家马脖子上的那种铜铃，和别的地方的铜铃不同，它大而响亮，形状像虎头。拳头大的虎头张着血盆大口，含着锃光瓦亮的大铜球，马儿跑起来，几十里地以外都能听到它清脆的响声……你能从这样的话语中感受到他们的自豪与怀念。

当然，关于马脖子上的铜铃到底有没有老辈人所描述的那样响亮，我们是无从考究的，也不愿意考究的。奶奶说过这铜铃是我们上官家自己铸造的，在铸造铜铃的时候，添加了特殊材料。至于加了什么样的特殊材料，能让这种铜铃的响声不绝于耳，甚至回音缭绕，我们不知道，也不想暗自揣度这里面到底是真的加了特殊材料还是根本就没有加。

奶奶还说，当古楼镇的骏马或者马车在乡间大道上昂首跑过的时候，铜铃就叮叮当当地一路响着，那一顺儿的红缨子就像是晒脸的孩子，助着那些马儿的威风，张扬地疯跑了一路。

2.

有人说四十岁是人的分界岭，正所谓四十不惑，四十岁以前对人生以及对人世间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会随着四十岁的到来而改变。我也许是愚钝的，在接近了四十岁的中页，快要迈进五十岁的门槛时，才感觉到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比如在这之前，我十分崇拜我那革命了一生，并穿着崭新的军装寿终正寝的父亲，他那彻彻底底的革命主义，也彻彻底底地否认了我们那个家族的兴衰始末。他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他对这个家族的整个看法，那就是“腐朽”。

起初，我由衷地敬佩着父亲，用铁锤般的大手亲自砸烂这个家族，他是那样坚定、有力、不徇私情，而又果断出击；是那样大义凛然却又如此悲壮地把一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家庭送上了断头台，还踏上千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想：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糊涂，犯

下如此利欲熏心的大罪，我和我的后人一定不能从他们手中继承下这些浸透了农民血汗的土地，我要把这一切偿还给那些受苦受难吃不饱穿不暖的阶级弟兄们，以用来抵偿我的祖先以及父兄们剥削农民所犯下的滔天罪孽，用来证明我早已经献身革命，对革命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决心……

我曾经想过，父亲当年一定是豪情满怀地做着这一切，我只恨我出生得太晚，没能亲眼见证父亲慷慨激昂的那一刻，也没能助他一臂之力，把这个万恶、腐朽的家庭彻底捣毁。我曾经真的很遗憾很惋惜。

小时候，我看着那些戴着红领巾走进学校大门的红孩子，我是多么懊恼自己的出身，尽管我的父亲用他的行动，为我们后人在革命事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我依然忧心自己的出身，要是我也是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那我自身该感到多么的洁净而又不掺杂一丁点的污泥浊水。

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痛恨自己的出身：为什么我是带疤痢结子的资产阶级后代？我为什么就不能生在一个根红苗壮的无产阶级家庭，长成一个无产阶级溜光水滑的无产阶级革命人？凭什么我的祖先要生活在那样的大院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家前呼后拥地被人侍候，出门车马劳顿，迎来送往？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对自己当年的想法提出质疑，甚至有时候还为自己有那样的出身而偷偷地自豪过，我想要是父亲能迈过世纪的门槛，亲耳听一听现在的贵族后裔们正高举着血统论的大旗，叫嚣着贫贱与高贵的区别。我想，父亲此时会不会低下头去忏悔自己当年的鲁莽和不分青红皂白呢？毕竟，是他亲手把这个家族推向深渊的！

当年，父亲把整个家业拱手送给了当时的农会，火烧了一部分浮财，如果说他不是捣毁家园的凶手，那至少也算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吧！

这一年的夏季，我独自一人悄悄地去了一趟古楼镇，走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此行是我一时兴起，朦朦胧胧竟有些鬼使神差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去那里干啥？是探根寻源吗？老家已没有一位直系亲属在此生活，连一个能说出上官大院来龙去脉的人恐怕都已经没有了。去看看那些旧的屋檐与院落，和那些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堂前燕吗？也许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了。那些老宅已经由农会会址变成了公社大院，最后成了一所中学。爷爷、奶奶嘴里当年恢弘的气势和独树一帜的非凡也不见了踪影。或许绵密的日脚已经把它们打磨成了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苦苦地度命一般地存在着，让谁也不曾留意，老屋柱角、房梁、门框上那些斑驳粗厚的树皮下，和那些满布细若游丝的木纹里，黑黄的木头还在壮心不已地炫耀着它优良材质和曾经的富丽堂皇。

从古楼镇回来，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圈定在了一个相对简单而又闭塞的狭窄生活轨道上，每天早起上班，傍晚下班回家，不吃请，不聚会。忘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体验起我祖祖辈辈饮食起居的那种乡村舒适恬淡而又简单快乐的生活来。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也许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对于自己生命的根性越发地渴望探究，我之所以会在将近知天命的年纪回到古楼镇，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3.

我的祖籍在大东北的中南部抚宁县正北——古楼镇。古楼并不是古老的城楼的意思，它是一个地名，坐落在清廷的肇兴之地抚宁县苏子河畔，这个古老的城镇是清始祖努尔哈赤“七大恨誓天”向明朝宣战，为被害的爷爷和父亲讨伐血债，誓师伐明的出发地。古时候征战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楼镇就成了努尔哈赤屯兵储粮的地方，家祖就是在这里掌管兵权的官员，财多人广，雄踞一方，成为古楼镇的霸主。

上官家在此地历史悠久，这是有严格的家谱可考的。爷爷上官元谦在他的父亲上官老太爷——我的曾祖父手里接管上官家业，到现在算下

来也得有百余年的光景了。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手里摇着蒲扇，眼睛眯成一条细缝，骨子里透着一种极其刻薄的精明的乡绅。在此之前毫不掩饰地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爷爷，甚至可以说有点憎恶爷爷。而这憎恶，完全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因为从大人们意向不明的谈话和诡秘的神态中，最终我明白了长久以来我和家人，向同事、向组织以至于向我们自己羞于提及的家族史，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家族在那个红色年代的黑色污点——成分，爷爷就是个现行的反面教材，虽然说这种怨恨只能体现于对个人出身无法选择的懊恼和无奈，而更多的是对爷爷，和当初那个上官家的憎恶。想一想，如果没有地主爷爷，没有那两个石狮子一个漆黑的大门的上官家，我何至于……

其实，我们兄妹几人对于爷爷，绝对不比对我家街对面那个崩爆米花的老头了解的多多少，那个崩爆米花的老头冬天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走路拖着一条残腿，很有无产阶级的悲壮感，我在一次崩爆米花的时候和他闲谈，他说自己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这条腿就是被美国鬼子飞机扔的炸弹给炸伤的，这当然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崇敬。

奶奶常常有一种想诉说爷爷和上官大院一切的愿望，用以证明爷爷是无辜的，但是忌惮我的父母，始终是一种欲说又止的态度，这让我有些好奇。曾几何时，奶奶在无意识的闲聊中，说出了爷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无愧于天地和自己的良心，还说爷爷不但不是历史的罪人，他对革命还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她的这些话语像一声惊雷，在我的头顶和心中同时炸响，这无疑是为爷爷的境遇或者说最终遭遇鸣不平。我当时立即追问爷爷是怎样的一个人，奶奶却禁言讷口，似乎有什么不便向人道及的苦衷。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忍不住向我娓娓道来，我终于知道了我的爷爷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家族是怎样的一种境况，就是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字句，使一个我原来全然不认识的、尘封在老家那一块荒冢之中多年的那个早已淡出我们记忆的爷爷，抖落掉浑身尘土

越来越清晰地向我走近。以至于我越来越想说说那个古楼镇，也越来越想说说曾经在我心目中多年的那个腐朽的老地主形象的爷爷，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有那个长久停留在奶奶记忆中的那个不见了罗山红。我的那个上官家族在近代家族史上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曾经从我母亲复杂的表情中和对她不小心说出的那句“一个阴森森的大院子，那一年就死了那么多人”的疑问中，我下决心要去寻个究竟，探个明白，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上官家子孙应该做的事情。

爷爷去世是在我童年之后，那个长着一双笑眼，坚持守家带地不肯随父亲一起到城里生活的爷爷，或者是由于彻彻底底的革命者的父亲根本就不愿意把一个他认为腐朽至极的老地主放在身边，时刻提醒自己的出身，和不能使自己更彻底提纯的劣根家族。总之，在解放以后，爷爷就把自己封锁在自家的一个老宅子里不肯走出，直到离我们而去。奶奶在爷爷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不但把深刻的记忆留在那个年代，而且还把他常挂在嘴边，企图鞭策我们成长和树立榜样，奶奶的做法一直遭到我父母的强烈反对，无论父母怀着怎样的心情，都不愿回首历史。而奶奶受挫后不得不由光明正大、大张旗鼓，转入地下潜移默化式地对我们慢慢熏陶。

在奶奶的描述中，爷爷身材魁梧，一身正气，不管是对长工、下人，还是达官显贵，都不卑不亢，古道热肠，不苟言笑。夏天的时候，爷爷手里老是摇着一把蒲扇，但身上却散发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场，家人及家里那些帮工没有不怕他、不敬他。如果他站在田垅边喊上两嗓子，就能叫地里的庄稼把式甩开膀子赛过撒欢的骡子。

4.

奶奶把1947年，那个最辉煌、最体面、事情最繁多、也最忙乱的一年，看成是这所百余年历史的地主庄园的最后谢幕，都以她自己的感叹和自

豪展现在我们幼小无知的脑袋中，并且还对那让人来不及回味，来不及思考，就如大厦将倾一般轰然倒地连一丝声音都不曾留下的毁灭，给予了总结性的评判，那就是“命”。

那么，1947年，上官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提到这一年，我母亲的眼神里就流露出复杂的神色？而父亲的脸上又是那样的惊恐和魂不守舍？

在我的调查中，我发现，这一年上官家的第一件大事，该算是我四叔上官子卿从西洋留学回来。四叔的归来，也应该是上官家从辉煌走向没落的交接点和对接处。很有必要说一说这一年的这一天。

1947年三月初八，远隔重洋海外读书的四叔终于要回到古楼镇了，这件事，对于上官家可算得上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我们上官家祖祖辈辈多为武官，因此，将读书看得极重，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家族在抚宁县有着极高的地位——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也让当地人对贵族的那种从骨子里面的艳羡，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四叔的学成归来，无疑是给这个荣耀的家族戴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光环。

自从接到四叔从西洋回来的消息，我的爷爷上官老爷和大太太肇淑芳也就是我的奶奶，就开始着手准备迎接，家里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张灯结彩、粉刷墙壁、置办酒席，并且散下请柬，宴请八方乡里同庆同贺。

请柬早在四叔回来的十几天前就散发下去，家里上上下下全都为了迎接四叔子卿的归来忙活得不亦乐乎，不料，四叔上官子卿进家门的这一天，却有好多的事儿让我的爷爷、奶奶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一个本来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险些成了抚宁县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据说四叔是旧历三月初八正午的时候到的家。可是这一天，古楼镇的上官家却从拂晓，天还没亮透，就开始忙活了。

5.

天还没亮，爷爷便睁开了眼睛，这位年逾半百却风姿依然的上官大院的掌门人——上官老爷，就要起床了。

据奶奶回忆说，爷爷每天早上起床可是件麻烦事，像是庙堂里祭祀，有着繁琐冗长犹如仪式一般的序曲。

每天早上，爷爷在朦胧中一翻身从睡梦中醒来，便下意识地去寻找这一生都赖以生存的长烟杆，带玉石烟嘴，以及铜烟袋锅子。这个长烟杆是上官家祖辈传下来的。

这时候，爷爷身边睡着的无论是哪房太太，都要把这烟袋送到他嘴里。

爷爷身子还躺在被窝，嘴里就叼上烟袋，凉丝丝滑嫩嫩的玉石烟嘴刚一插到嘴里，女人便给他捏上一撮由丫环雪鸢，半月前就研磨碎了的——一种叫西神梅的上等兰花花瓣，和上好的烟丝两样混合到一起的特殊烟末，装上满满一个铜烟袋锅子后，再用起灯“嗤”地一声把它点燃。爷爷就眯着眼睛美美地吸上一口，一股甜丝丝带有青草味道的烟味儿，从他的嘴里送到他的肺叶里，又顺着奔流的血液浸遍他的全身，再畅快地吐出来。于是，他在心满意足中醒来，像干旱中的秧苗遇到雨露滋润一样，每一个关节都抖擞，都充满了生机和力量。

爷爷的这个习惯由来已久，雷打不动，就像吃奶的孩子入睡前叼着奶头那样固执地依恋，只要是早上这长烟袋杆拿在他的手里，女人们就会替他做好这一切。

爷爷贪恋这一口还是老宅子里面带来的嗜好，那一年，上官家老太爷——我的曾祖父，得了一场大病，当时还年轻力壮的爷爷三天三夜守在病榻前衣带未解，由于着急上火，再加上休息不好，最后落下了偏头疼和干咳的毛病，找了无数个良医，开了无数副的中药汤子都丝毫不见效。家里门房老魏，祖籍是江浙一带的，给了这个偏方，他一试果然奏效，于是便爱上了这带有一种清香味道的烟味儿。如果要是爷爷在哪一房太

太那里过夜，又正好被偶尔忘记他这一嗜好，那他就要大发雷霆，闹得全家这一日都惴惴不安。只要早上爷爷能美美地吸上一袋这样的烟丝，上官大院的一天里就会祥和太平，爷爷就不会无故发雷霆之怒，大家也就能顺顺当当地忙各自的事情去了。

爷爷自己也曾经不解，为什么这东西竟比鸦片还让自己上瘾，为此他专门去问过他的岳丈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老中医肇丰源。

世代行医的外曾祖父捻着胡须，微闭二目，口若数家珍，他说：“兰花可是个好东西，不但能入药，还能熏茶。《本草纲目》说：兰草，气味辛、平、甘、无毒，其气清香、生津止渴，润肌肉，治消渴胆痺。”可外曾祖父说到这儿把一口茶水咽到肚子里后继续他的话，“兰花可清热凉血、养阴润肺，治干咳久嗽、肺咯血，配以其他药用，可以疏肝解郁，治头晕目眩，还能专治妇女带下，而且，还能催产哪！这兰花可是好东西，好东西啊！”

外曾祖父一连几个“好东西”的说法，彻底地打消了爷爷对于固执地吸食兰花所产生的那些顾虑。从岳丈那里回来，爷爷对此更是如获至宝，每天放心享用。

爷爷过足烟瘾以后，古老的西式座钟开始敲击着他的耳鼓，一下、两下、三下……座钟上沿儿的灰色小拱门开了五次，那只比蚂蚱大不了多少的灰鸽子也把头探出来五次，咕噜、咕噜叫了五声，爷爷知道此时正是卯时，西洋人把它叫作早上五点。要说那个时候的爷爷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人物，自打二叔从外面给他带回来这只洋座钟，他便与那些常年看日头推算时辰的老朽们不一样了，他现在看的是西洋钟表，算计的是西洋的时间，这一分钟一分钟的计时法，可比那又老又笨的时辰算法精确多了。

每天晚上，这老座钟和那带兰花的细烟末儿还有他这个人是分不开的，他走到哪一房太太的床边，这两样物件就待在哪个太太的炕琴柜上。

6.

我爷爷共有三房太太，我的奶奶作为我爷爷的正室夫人，一直掌管着上官大院一百多号人的衣食住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当家奶奶。其他两位姨奶奶，一位是温婉敦厚的二姨太，另一位是1946年秋上苏子河发大水，打上游冲下来的一个温唧唧湿漉漉的小女人。

奶奶肇淑芳是个大家闺秀，当年抚宁县城最大的百盛堂药铺老板肇丰源的千金。肇家家资颇丰，悬壶济世，书香传家，家里、店铺到处都弥漫着古朴迷人的书卷气和浓郁的药香味儿。生长在这药香世家的奶奶，不但生得标致端庄，并且集药典、诗书、礼教为一身。当年她是那样的一朵花，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抚宁县城里，开在每一位翩翩少年的心里。

奶奶十七岁嫁进上官家，她恪尽职守、严守妇道、相夫教子，为上官家生下三儿两女，也算是硕果累累、劳苦功高。

奶奶说，当年她进上官家大院的时候，老太爷还健在，那时候的上官家还住在古楼镇后街南园子的老宅子里。后街老宅子有十几间青砖黑瓦的正房和厢房，雕梁画柱，灰色的院墙高高矗立，虽然没有后来的上官家大院富有和气派，但是那时候的上官家也是方圆百里的富裕之家。

奶奶刚刚嫁进上官家，年迈的曾祖父就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了她，一个十七岁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和丈夫一起摸爬滚打一直把家业造就得这般辉煌、热烈，这其中的苦楚与磨难是可想而知的。

奶奶的年龄已经过了知天命，这个年龄对于女人是个尴尬的年龄，早已经没有了富余的荷尔蒙来答对丈夫的春心，但又不想失去丈夫的宠爱，好在爷爷是喜新不厌旧，对奶奶一直是极其信任和关怀备至。

奶奶也和大多数步入老年的妇女一样极不喜欢被窝里的那点儿事，但是奶奶所不同的是，爷爷每天晚上睡在哪个太太那里，她并不在意。这不是因为奶奶对于我爷爷是否不改初衷，抱有多么大的信心，而是因为奶奶掌管着这个家已几十年，已经具有了武则天一般的女皇威严，